■第一阅读

Ш 《深山已晚》序 已 献给热爱孤独的人,献给迷失喧嚣的人 -人一山。一年四季。栽花种柳、食泉温酒。

来的森林》《沙郡年鉴》等。

亨利·梭罗(Henry David Tho-

reau)认定自然是美好的,应以自然为

师。人类应到自然中寻找生活的意

义。他反对奢侈,主张过最简朴的生

活,认为财富越多,美德就越少。1845

年起,他拿了斧头、锄头等几件工具,孤

身跑进瓦尔登湖畔山林中,砍木造屋,

开荒种地,播种豆子、玉米、蔬菜籽,过

起自食其力的生活。同时观察自然万

物、看书写作。根据两年多的所见所闻

所思,写了一部自然随笔集《瓦尔登

长期住在哈德逊河畔的乡间小屋,过着

农夫兼作家的双重生活,用锄头和笔在

土地和白纸上辛勤耕耘。他的名作《醒

来的森林》《清新的原野》受到包括西奥

多·罗斯福总统、发明家托马斯·爱迪

生、诗人沃特·惠特曼在内的广大读者

old) 生于美国艾奥瓦州伯灵顿市。

190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林业硕士

学位。1935年他在威斯康星河畔购买

了一座废弃的农场,带领家人从事生态

恢复和观察四季物候现象。根据多年

详细记录,著有《沙郡年鉴》,在人类史 上首次提出"大地伦理"观点。由于"大

地伦理"观点的提出,李奥波德的《沙郡

年鉴》当之无愧地成为环境保护主义者

荣华山位于福建浦城县仙阳镇东

傅菲客居于此,植树种茶,烧饭读

南,属于武夷山余脉北端,南浦溪绕山

而过。那里山峰绵绵,草木葱茏,方竹

争翠,泉水甘冽,是个观察大自然的好

书。他与种地的、捕鱼的、养蜂的为

伍。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走遍了那里每

一个野谷,爬越了每一个山梁,踩遍了

南浦溪每一个荒滩。他观察风霜雨雪,

细看鸟巢蚁穴,注视树叶间泄露的光

线,听听布谷蝉鸣,闻闻溪水潺潺,喜见

所栽秧苗渐渐长大。身在山中,自得其

乐。一个人当他完全拥有自己的时候,

察、写作。他用诗的语言,拟人的手法,

描绘他见到的春夜山中闪电雷鸣的情

景:"戴着面具的人,在一朵荷花上舞

蹈,裸美的肌肤涂抹了一层露珠。面具

银白,如古老的铜镜。长发遮蔽的大

地,在面具的照射之下,露出静谧的睡

姿,山峦起伏,草泽随时会喷出泉水,鱼

戏荷田于东。荷花在颤抖,舞者摇曳多

姿。她的裙裾被风鼓起,随腰身旋

转……她发出了一种飞瞬即逝的银光,

穿透了云层、密林、虫洞,和我们的恐

惧。光消失之后,她开始唱歌,歌声由

远及近,从天边雪球一样滚来。雪球的

速度越来越快,越滚越大,从山巅碾压

而来,落在我屋顶,碎雪在窗外纷

傅菲是个诗人。他诗意地栖居、观

也是他最充盈、最惬意的时光。

的"圣经"。

去处。

阿尔多·李奥波德(Aldo Leop-

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

湖》,成为划时代的巨著。

最近傅菲从江西上饶寄来一部书 稿《深山已晚》,嘱我看看。这是一部自 然文学的新作。

在这之前,我已结识三位专门从事 生态、自然写作且卓有成就的好友一 他们是苇岸、胡冬林、徐刚。我发现包 括傅菲在内的这四位作家,虽然都以大 自然作为写作对象,但由于性格、经历、 学养不同,他们作品的侧重面,呈现明 显的差异。

苇岸敬畏大自然,对于工业文明带 来的污染、喧嚣、放纵,怀有天生的厌 恶。他只写《大地上的事情》,写大地上 的平凡事物,写蚂蚁、喜鹊、野兔、麦子、 农田、桦林以及农历二十四节气。

吉林的胡冬林,蛰居长白山十多 年,以写那里的动植物为业。名篇有 《原始森林手记》《狐狸的微笑》《野猪 王》《拍溅》《青羊消息》等。

徐刚是我崇明岛老乡。他眼看着 江河污染、土地沙化、林地锐减的败 相,心怀忧戚,走遍大江南北,从沙漠 跋涉到西陲,从北方草原南下金沙江, 从中年写到老年,从黑发写到白发,孜 孜不倦地从事山河大地的写作,故被 人誉称为我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先驱 者。他先后写了《伐木者,醒来》《守望 家园》《中国风沙线》《长江传》《地球 传》《崇明岛传》《大森林》等振聋发聩 的报告文学作品。

傅菲跟以上三位有所不同。他从 城市潜入闽北荣华山下,回归自然,安 顿自己的心。他追求天人合一,体验人 和自然的融合,感受人与外界的同频共 振,考察生命的轮回,研究自然的法 则。他尤其关注山中的气象,观察星 星、月亮、日落、暴雨、彩虹、云、雪…… 仰望星空,使自己的心态平和。面对浩 瀚宇宙,他感到自己只不过沧海一粟。 通过山居观察,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 护自然,享受自然,过一种"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最近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出"回 归自然"是人类所能享受的十大奢侈生 活方式之一。

傅菲深入山林草木之中,感受大自 然的微妙,美不可言。只要你用眼注 视,用耳谛听,就会发现天是云的居所、 风是溪的翅膀、花是春的闺女、鸟鸣是 林间的天籁。仔细观察每一棵树、每一 朵花、每一只鸟、每一条鱼,都有高度适 应环境的形体、线条、色泽。即使是同 一棵树、同一朵花、同一只鸟、同一条 鱼,在迥异的气象、季节、光照下,都会 呈现不同的姿态。他感悟到:山中的草 木、昆虫、鸟兽,或者昙花一现,或长命 百岁,各有自己的开端与终结。它们自 自然然,荣荣枯枯,既不欢欣,也不悲 苦,生也至美,死也至美。这就进入了 齐动静、等生死的生命哲学境界。

自然文学的称谓有个演变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常说的是环 境文学,后逐渐改称生态文学,但近年 来的出版物、报刊、评论家们,更多地称 生态文学为自然文学,也许这一命名更 精确、科学、全面。

考察自然文学的历史源远流长。 自然资源保护的提出,可以上溯到春 秋、战国时代。公元前3世纪,荀子(公 元前313一前238年)就曾在《王制》中 提出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说万木繁 衍、生长的春天,不得进山砍伐林木;鱼 鳖怀孕育籽之时,不得入水撒网捕捞: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 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 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 生,不绝其长也。"公元前221一前206 年,中国的《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 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不夏 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麝卵鷇,毋 毒鱼鳖,置阱网。"此后历经汉、唐、明、 清,关于饮水、空气、土地的污染,均有

近200年来,美国更出现了多部自 然文学的经典著作,如《瓦尔登湖》《醒 《逆行天使》的人像展览式结构分析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国上下掀起了 一场抗击疫情的阻击战。在祖国人民危难之时,涌现 出一大批坚守一线、用生命筑起健康防线的医务人 员,以及奋战在各自岗位上的先进工作者、志愿者。 青年作家许诺晨的长篇小说《逆行天使》,正讴歌了疫 情期间为挽救生命、维持正常生活秩序而英勇拼搏的 医护人员和基层一线工作者。小说采用人像展览式 结构,在有限的时空中从不同角度呈现各种各样的人 物面貌和形形色色的生活世相,多侧面、全方位地表 现了抗击疫情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众生百态。

"人像展览"最初是西方近代戏剧的一种结构方 式,剧作家从不同角度并列展示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 和精神面貌,使众多人物在有限的时空中得到集中 而全方位的展现,从而描绘出色彩斑斓的群像图。 人像展览式小说借鉴了这一戏剧结构,由美国现代 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首创。《逆行天使》巧妙运 用了人像展览式结构。在作者笔下,随着疫情暴发 和抗疫进程的发展,诸多人物接连登场并彼此发生 联系,不同人物的个性化行为、视角、语言、情感构筑 成小说的主体,并凝聚成小说整体的叙事力量,推动 小说情节的稳步发展。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写的: "《逆行天使》中有医生、护士、警察、军人、教师、建筑 工人、网约车司机、普通患者……每个人对疫情都有 自己的理解,有得到和失去,有遗憾和成长。我希望 从不同视角,给小读者们讲述抗疫故事,让他们认识 到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从以许依依、张梓文、 杜元宵、刘星、方小晔为代表的医务人员作为抗疫主 力军悉数登场,到以警察武超群、志愿者袁方为代表 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志愿者,再到许依依之父许如 山作为支援医疗队领队、患者田大爷之子田丰收作 为方舱医院的建筑工人等渐次登场,众多人物纷纷 亮相,并通过彼此之间各式各样的联系和矛盾,巧妙 地将一个个故事片段串联起来,带动情节发展,不同 身份、地位、职业、性情、修养的人物被作者集中塑造 成一组色彩斑斓、神态各异的雕像。

小说离不开人物。《逆行天使》中人物众多且各有 风采,描写虽有轻重之别,但笔墨并不绝对悬殊。许 依依在小说中的地位相对显 著,一些情节是以她的视角 叙述的,但她往往也只是发 挥穿针引线的作用,在有意 无意之间串联起一些人物关 系,或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态 度。除了许依依,护士张梓 文、医生刘星、许依依之父许 如山、古灵精怪的董咚咚,乃 至警察武超群、程序员袁方、 教师陈自芳、编辑张亮、记者 周童等,作者皆有着墨,他们 在小说中难分主次,处于同 等地位,都具有高度的概括 性和典型性。作者借此多视 角观照事件,各类人物反映 出小说情节的不同层面,更 展现出人性的不同角落,构 成传神的人物群像。这使得

更广阔的想象空间,从不同层面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底 蕴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可谓众星璀璨,这也是人像展 览式小说独具的审美功能。

人像展览式小说的叙事时空极具特色。在叙事 时间和叙事空间两端,作者既要展示千姿百态的社会 心态和人世百相,又要保持作品的高度集中和有机统 一,而不致散漫杂乱,这也对作者对文本的宏观把握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叙事时间上,人像展览式小说常用最为贴近生 活流程的时间顺序式,很少用倒装叙事、交错叙事等 复杂的叙事手法。这也是基于人像展览式戏剧的风 格特点——真实地摹拟生活的自然形态、消解人工的 戏剧冲突、追求情节发展的原生自然。《逆行天使》的 叙事节奏自然流畅,以抗击疫情的进程为叙事时间的 主线,从疫情暴发到全力阻击疫情,从全国八方支援 到疫情得到遏制、拐点出现,各种人物登场亮相,推动 情节发展,小说主干也逐步铺陈展开,事件全貌慢慢

呈现在读者面前,血脉畅通、一 气呵成。此外,作者在文中一 些对时间与环境的穿插描写, 既提示了叙事节奏,又渲染了 气氛、串联了情节,显得简洁、 平淡而不失冷静、客观。

叙事空间上,小说整合了 定点与流动两种方式。所谓 "定点",是作者将人物聚集于 某个相对固定的空间环境,并 按照一定顺序展示不同的人物 形象。在小说中, 江城医院是 一个比较稳定的叙事空间,情 节的发展大部分聚集于此。首 先,医院是抗击疫情的主战场, 将医院作为主要叙事空间是顺 理成章的;其次,医院里除了医 护人员,还有来自各行各业、性 格各异的病患,以及与医护人 员、病患接触的其他行业的工

作者、志愿者,从而形成了一个丰富而包容的"展厅", 能够集中、完整地展示人物群像的精神面貌。同时, 小说又不仅仅停留于江城医院这一固定空间,因为抗 击疫情这一重大事件具有足够的统摄力,能够吸引、 牵连起众多人物。随着情节的发展,小说的叙事空间 也不断扩展,如火车站、社区乃至小说后期的主要叙 事空间——方舱医院。小说的结构由此从一个中心 向外逐渐发散,又从四面八方向中心聚拢,形散而神 聚,显得动而有序、浑然流转,即为"流动"。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个体之间的联系 愈加密切,社会群体的生活更加井然有序。人是构成 社会的分子,自身又具备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个 性。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往往会涉及众人,不 同职业、阶层、性格的人往往会有不同的反应和行动,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是人像展览式小说结构 的现实基础。《逆行天使》采取人像展览式结构表现这 一主题,可谓是最为理想的形式。



朝向诗性的批评努力

谈杨碧薇《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 □敬文东

苏珊·桑塔格也许并非学术思想 大师,也并非伟大作家。但对这位美 国女性,我却素有偏爱:她工小说,也 论诗、论小说,谈摄影、说星座,点评各 路文化大神却不将他们当作大神,几 乎无所不谈,无所不能。在专家盛行 的年月,她驰骋于各个领域;在崇尚解 释学的时代,她反对阐释。中国人常 说,文如其人,即使是透过翻译,我也 能从汉语中读出谁是桑塔格。

杨碧薇似乎在以实际行动,向桑 塔格遥致敬意:她写诗,做摇滚歌手, 研究新诗,研究与诗有关的中外电影, 写乐评,谈摄影和当代艺术,甚至有过 做模特儿的体验。她认识得很清楚, 她必须要朝向一种大文化观的批评而 努力。所谓大文化观的批评活动,既 指跨领域的批评行为,也指以诗学的 基本精髓为原点,投射到其他批评领 域。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唯有 诗性才是一切形式的艺术的魂魄。杨 碧薇的诗人身份和她研究诗学的科班 经历,为她心目中的大文化观的批评 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新近出版的《碧漪或南红》,是杨 碧薇近几年除博士论文外一些谈诗、 论艺的文字的结集。读她的文字,称 得上是一种很舒心的体验:她因为诗 人身份,文字漂亮,但从不大红大紫, 更不屑于涂脂抹粉;也因为诗人身份, 使她在面对具体的作品(比如诗、小 说、乐曲、电影、甚至绘画和摄影)时, 有艺术上的高度敏感,往往能在常人 不经意的地方,迅速发现蛛丝马迹,经 她剖析顿然生辉。比如她这样谈诗: "如果说诗歌的产生过程是一根手链, 那么物感就是链条上的搭扣,链条的 一端自这个搭扣而始,然后渐次拉长; 拉到一定的时候,拉出去的另一端也 须回到拉扣上,才能确保链条的完整 性。"用诗人最常用的比喻方法,便将 一个原本抽象的问题很形象地解决 了,优雅、体面、但朴素和不动声色。 这正是桑塔格擅长的方法:把事物呈 现出来,但不解释事物;把问题说清 楚,但仅止于说清楚,再多一点,便是

杨碧薇的文字有很多值得指出的 特点,但疾速更愿意为这个短文所谈 论。随手从她的文章中随便摘录一段 (笔者确实做到了"随手"和"随便"), 即可见出何为疾速:"时至今日,摄影 与生活的亲密关系已不言而喻;这一 关系的广泛性、深入性远远超过了其



他艺术门类。一个人或许能在相当长

的时间内不阅读文学作品,不听音乐, 也不看电影,但他无法脱离照片的包 围。"行文的疾速不仅是一种文字风格 (风格据说是一种心境的蜕变),更是 判断的迅速、坚决,不给狐疑、游弋、犹 豫留下空间,但也不独断、不急躁、不 偏执、不极端;疾速就是直入问题或事 物的核心,尽量不做外部纠缠,视节约 为美德,类似于禅宗的"直指本心"。 《碧漪或南红》中谈诗论艺的诸多文章 可以表明:疾速在杨碧薇那里已经从 思维方式,上升为生存方式。正是得 益于这至关重要的一点,杨碧薇才有 能力周旋于诗、电影、音乐等行当,既 乐此不疲、一往情深,又不蜻蜓点水、 浅尝辄止。将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重 叠在一起,用汉语观察、写作、思考,暗 含着一个基本的伦理:让生活丰满,让 德行完善,让境界高迈,让宅心醇厚。 "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 子诚之为贵。"伟大的汉语因高度赞美 诚,直至将诚内化为汉语的本质;使用 这种语言的人须听命于诚,方不负这 种语言的重托。《孟子》云:"诚者,天之 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 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动"可以解释为感动,但也可以结合 《中庸》所谓"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 所以成物也",而将"动"解释为行动。 果如是言,则疾速行动、疾速思考、疾 速观察,就可以很好地回应诚发出的 指令。值得庆幸的是,杨碧薇如今确 实在通往这条道路的途中,《碧漪或南 红》中的文章可以为此作证。

长年生活在外的游子,家乡永远记在心里,装在梦 里。虽然行走在异乡,但是时时刻刻都在通过观察家乡或 是气势恢弘或是细枝末节的变化,来观察、反刍、感悟,以 丰富自己的记忆,浓缩心中的乡愁,让关于家乡的梦在城 市的高楼丛林间,变得五彩斑斓。

在北京工作、生活的皖籍作家沈俊峰,通过《在城里 放羊》(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4月)这本散文集,将自 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生活,以及多年在城里工作、生 活的深刻体验和亲身经历,汇成一篇篇精彩的文章,搭建 出立体的关于家乡、关于城市的记忆长廊。

从这本散文集中可以看出,沈俊峰的文章皆是真实的 表达,是身处现代城市中对过往岁月的真实回溯与观照。 他的童年处于特殊的年代,生活贫穷落后、缺衣少食甚至 穷困潦倒,是当时广大农村的普遍现象。在皖北,粗粮是那 时生活的日常,是维持生命的最重要的来源。几十年过去, 他在《少居颍州》中真实地表达了对红薯、玉米、高粱等粗 粮的不满,当然现在不爱吃粗粮只是个人的生活好恶,但 是作为作家来说,现在想要表达的应该是对过去贫苦生活 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经过时光的沉淀和发酵,已经是 种诗意的云淡风轻般的表达,成为历史的记忆。在《仰望-棵草》中,他表达了在被教育学院录取后,对单位强行阻拦 的愤懑不满、无比失落的心情,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

教育和教师队伍的现状及反思,描写了自 己以及身后那一群师生的生活,他们在时 代的关键时刻,托起了国家基础教育的大 厦,这是一个不应该被忘记的平凡的群体。 作者虽然显得心绪难平,可是在对过往生 活的回望中,又充满了感恩之心。

由小人物反映社会现实,是此书的一 个重要特点。本书诸多文章描写的小人物, 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在《离土的蒲公 英》这篇文章中,作者用蒲公英来隐喻表 弟。年少的表弟因为家乡贫穷,在城市漂 泊,从学徒工到正式工,从正式工到失业 者,从失业者到能在城市扎根,确保一家温 饱,时间跨度有20多年。这20多年间,有 多少像表弟一样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兄弟? 又有多少像表弟的儿子那样,出生在城市, 却难留城市,又回不去农村的孩子?随着 "表弟们"的渐渐老去,他们的命运又该如



读沈俊峰散文集《在城里放羊》

何书写?《夏花》描写了一个惨遭家暴的不幸女人,身心遭受巨大伤害却无法讨到 公道,因为作者的参与帮助,最终使施暴者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心脸》表达了对 弱势女工的关怀同情,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正义之心和悲悯情怀,也充分体现了社 会和法治的进步。这些篇章,都体现了作者"目光向下、笔尖向下",关注当下普通 人生活形态和内心困境的善意和慈悲。

通过家乡的变迁看时代的变迁,是本书的另一大特色。合肥的罍街,兴起也 就是在近十多年间,不过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合肥最著名的夜市之一。作者在《罍 街小吃》中将家乡的巨变写得豪情万丈,一个酒量奇差的人竟敢跟别人炸个"罍 子",一饮而尽。在另一篇《老街:穿过岁月的梦》中,作者描写了小镇上曾经热闹 非凡的老街,现在却衰败得破旧不堪。作者这两种情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其实 这是时代变迁的必然,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源总是朝着合理的方向流动。《西 山:远古留下的抒情史诗》叙述了家乡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现出在社会高速 发展之下家乡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巨幅画卷,体现了作者对家乡文化的高度自信 和自豪。《灯火阑珊》记述了位于家乡大山深处的三线军工厂,如今成了作家村、 画家村的故事。一个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化犁为剑的军事重地,如今却成为文人 踏雪寻梅最好的去处,不禁让人感叹社会的沧海桑田,感叹当下的盛世繁荣。

家乡泥土最为亲。本书更多的文字是在时空和生活中穿梭,在城市和乡村中 穿梭,在童年趣事、家乡风物和人文历史中游走,通过一个个故事制成了一张现 实生活和历史的网,网罗了作家对生活的态度和体悟,透着家乡浓浓的泥土芬芳 和人间的烟火味儿,也透出了城市带给人的那种压抑、焦虑、快节奏同时又收获 多多的复杂情感。

人在城市,心在故土,沈俊峰在城里放羊,其实也是他在城里"放"自己。正像 他在序文中所说:"透过你头顶的那一片天空,一定还有一个精神的故乡,留待你 的飞越和思恋。"这个精神的故乡表现在繁华的都市,便是"天空总是那么高远"。 由此可以看出,是城乡共同支撑起了一个漂泊的现代灵魂,那个让心灵宁静归去 的地方,正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



春夜的雷电,如银鞭般催发万物生 长,让枯草发芽,花开枝头,泥土湿润。

有一次傅菲进入闽北浙西的深山 密林,意外见到了一种名叫白鹇的珍 禽。白鹇颊红羽白腹黑,翅短尾长,性 机警,常栖止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 绅士般悠闲踱步,民间视之为吉祥物。 由此可见,你只有进入高海拔密林里, 才会欣赏到"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景 美色;只有在原始森林里,你才能看到 叠翠千丈、遮荫避日、藤蔓缠绕、落叶盈 尺的林貌;只有在尚未被游人涉足的地 方,你才会观赏到高树古木、珍禽异兽、 奇葩硕果、灵芝妙药;只有在环境未被 破坏的地域,你才会观察到松杉竞生、 乔灌咸长、杂草茂盛、蕨类葳蕤的林 容。在高山密林里,万物生存竞自由: 巨蟒似的长藤绞杀植物紧紧盘绕于树 干,野雉在林梢上飞翔,猴子在枝桠间 攀援,长虫在密集空间里蜿蜒穿行,林 间空地流泻着美妙的鸟鸣。只有在无 人到过的荒蛮之地,你才能领略到原汁

原味原生态的景观。